

韦帕
著

倾尽天下

QINGJIN
TIANXIA

上



中国致公出版社
China Zhigong Press

傾天



韦帕 著

倾尽天下

QINGJIN
TIANXIA

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倾尽天下: 全二册 / 韦帕著.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145-1228-1

I. ①倾… II. ①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41445号

倾尽天下: 全二册

韦 帕 著

责任编辑: 何江鸿 周 炜

责任印制: 岳 珍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China Zhigong Press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2号院科贸楼

邮 编: 100036

电 话: 010-8586987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5.5 (全二册)

字 数: 655千字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88.00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谨以此书
献给

他和他的前世与今生

第一章 缘起	1
第二章 缘起	2
第三章 缘起	3
第四章 缘起	4
第五章 缘起	5
第六章 缘起	6
第七章 缘起	7
第八章 缘起	8
第九章 缘起	9
第十章 缘起	10
第十一章 缘起	11
第十二章 缘起	12
第十三章 缘起	13
第十四章 缘起	14
第十五章 缘起	15
第十六章 缘起	16
第十七章 缘起	17
第十八章 缘起	18
第十九章 缘起	19
第二十章 缘起	20

目 录

引子 海州一拜 寻梦记	/ 001
第一章 遇见	/ 012
第二章 圈套	/ 033
第三章 密道	/ 045
第四章 鬼仙	/ 066
第五章 断魂	/ 084
第六章 追踪	/ 110
第七章 猜忌	/ 124
第八章 截宝	/ 147
第九章 行刺	/ 161
第十章 誓约	/ 181
第十一章 梨树	/ 201
第十二章 围城	/ 214
第十三章 惊变	/ 231
第十四章 凌迟	/ 248
第十五章 飞天	/ 263

引子 海州一拜 寻梦记

那张脸，年轻、英俊，刚毅，棱角分明、目光如炬、摄人心魄。

那张脸，时而清晰，时而迷离，每晚如约出现，仿佛来自前世。

“你是谁？”田思思挣扎着伸手去抓，醒来，依旧是空。

恍然坐起，却又是一梦，黑暗中，窗外车灯透过窗帘游动在墙角，好像浮游幽灵。

一连十几夜，十几次惊魇，田思思无心睡眠，靠在床头，努力回忆着那张面容，似曾相识，又陌生遥远，他的唇在动，好像在呼唤，又好像在诉说，近在咫尺，却又好似隔着千山万水。田思思拼命摇摇头，下意识想甩脱这怪异梦境，头脑里却隐约浮现出那熟悉梦境……

红墙，绿瓦，灰砖，薄雾中的垂柳，伴着几点梨花……

乍暖还寒，古街的清晨浮动着一层若有若无的幽香。花蕾半开时节，有些性急的梨花已经绽放枝头，竟有几分像是昨夜梦中场景。这里是海州城里一条古老的步行街，两排明清古建错落在古运河两岸，白天寂静落寞，仅开着十来家古玩店。到晚上，华灯初上，河岸两边的青石板路开始喧嚣起来，白天闭门的酒楼、酒吧开门迎客，大排档与售卖摊位一字排开，霓虹闪烁，人流不绝，一起构成了有着千年历史的运河夜市。

昨夜梦里隐约的场景，难道就是这儿？田思思沿河前行，希望寻到那依稀印记。

她忽然感到好笑，只是一个梦而已，难道真有托梦这么玄幻的事情？但连续十

几天的恍惚，使得那些虚无的印象渐渐在头脑中印刻下来，宛如现实，如果不走这么一遭，恐怕今夜又是夜半无眠了吧？

突然，一副场景触动了她，田思思驻足观看，眼前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古玩店，门面只有其他店面的一半大小，小到门头上的牌匾都写不下多余的字，于是这家店的名字只好叫作“古玩店”。

一个妇人正在门口扫地，抬头见一个漂亮女孩站在自己店门发呆，诧异笑问：“这么早，有事吗？”

“这……是您的店？”

“是啊。”老板娘眯着眼微笑，古玩店的顾客，极少有年轻女孩，“是想挑个吊坠还是手镯，给自己还是给妈妈？”

在老板娘印象里，这种女孩一般只有这四种可能性才会走进古玩店，因此一口气问了个遍。

“嗯……”田思思怎能告诉她自己想找的只是一个梦？“大姐，我能进去看看吗？”

“当然了，你上去吧，二楼有人。”

一层只有五六个平米，狭小得除了一个楼梯，再无余地。上到二层，空间豁然开朗，足足比下面大了两倍，迎面陈列着一副博古架，上面摆着各类物件，楼梯入口两边各有一个柜台，被博古架和柜台围在中间的，是一个实木的茶台，四面塞着四个矮凳，除此之外，便几乎没有多余空间。

窗户狭窄，透进来的微光无法压住屋内的陈旧，加之没有开灯，气氛昏暗而神秘，似有雾烟氤氲，弥漫着一股幽香。

田思思从未进过古玩店，怔怔站在楼梯口，不知该看些什么、找些什么、说些什么，茫然扫视了一下，却没有发现人影，突然为自己的寻梦感到唐突而滑稽，心生退意，刚想转身折返，却看见窗下方有东西一动，定睛看去，却是一个屁股！

柜台下有凹槽，里面钻着一个人，光线太暗，田思思竟未看到他。这屁股的主人 also 感觉到身后有人，在狭小的空间里跪在地上倒蹭一步，屁股贴着茶台站起来，挤到墙边摁下顶灯开关，眼前猛然出现一个漂亮女孩，竟像是刚从画卷里走出的，顿时呆住，半晌才尴尬笑问：“这位姑娘，是想看看什么吗？”

眼前的这个古玩店主人，枯黄脸，板寸头，穿着一件中式对襟灰衫，浑身上下散发着古旧气息，与周边的古玩实在相得益彰，浑然天成，如果他不是个活人，简直可以摆在古玩堆里当个人俑来陈列。

田思思感到好笑，又有些尴尬，笑道：“只是随便看看。”

“那就随便看看。”古玩店主笑着点头，“随便看，我们今天要重新调整下店面，所以开门很早，也难得有这么早来光顾的客人，这条街这个时间，应该只有我们这一家店开着，也只有您这一位客人。只是还没收拾完，弄得乱七八糟，实在不好意思，您看看，这边柜台里是古钱铜器古镜石器，这边是瓷器玉器印章牙器……慢慢看，慢慢选，喜欢什么，就拿出来看看，不懂问我。”

店主看出来田思思不是玩家，让她自己随便看着玩，一边泡茶，一边自顾低头收拾杂物，田思思眼睛里晃了一圈，却发现自己没有一样是懂的，百无聊赖准备告辞，刚站起身，突然看到店主从柜台底下摸出个东西，嘴里嘟囔着：“肯定是那小子乱扔的。”

田思思突然呆住了，因为那东西，竟似见过。

清幽光泽，温润雅致，在灯光里透着一种圆润的气质……是梦里见过吗？

田思思有些恍惚，下意识去店主手里取。

店主有些诧异，看着女孩从自己手里拿过玉牌，笑道：“这块玉牌是和田老玉，雕工考究，可惜是个残品，缺了一角，当时只是觉着特别，于是就收了。卖也卖不掉，留着自己玩，有一次被我儿子从柜台里掏出来玩，就再也找不到了，不想过了两年多，竟在柜底下寻了出来……”

田思思充耳不闻，只是盯着玉牌看，这是一块椭圆形的单面和田玉牌，雕着五朵梨花和两条鱼。她忽然有种异样感觉，这块玉牌竟像是有生命的，温润沁入肌肤，渐渐消融如水，与自己的生命融为一体，梨花？游鱼？怎会如此熟悉，是在梦里看过吗？还是在自己的生命中出现过？她大脑飞速旋转，混沌间，眼前仿佛出现百个影像，层层叠叠虚虚渺渺交织、混杂在一起，那张面孔、那双眼睛、那个温唇、梨花、宫阙、发髻、宝剑、泪滴……一声低婉的叹息，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她心底撕扯，无数踊跃的哀伤故事浮上心头，这一切又仿佛全都化成泪滴，一滴，两滴，从生命长河的另一端滴落，敲响空灵的浮音。田思思努力向另一端望去，眼前却一片模糊，所有影像声音倏忽不现，只留下一点晶灵……她忽然感觉脸颊一凉，伸手一触，竟是一滴泪水，自眼角滑落。

店主未察觉她的异样，指着玉牌道：“这块玉牌，是一块优质的羊脂白玉籽料雕成，所谓籽料啊，诗说：‘临江之畔，璞玉无光，千年磨砺，温润有方。’你看这牌子细腻纯厚，光泽莹润。像不像一团刚出膛的羊油？再看图案，细雕共有五朵梨花围成一圈，花朵初放，有三四片叶子，枝叶互相层叠，花朵与叶片用打凹工艺制成，雕琢精细，细节生动，花蕊与花瓣栩栩如生。梨花中央是一幅鱼戏荷图，采用高浮雕技法琢成，打眼望去，一条鱼儿安享惬意，另一条鱼儿一半身躯已钻入荷莲

之中。制琢虽看似简练，画面却是生动传神，应该是明代苏州玉雕名匠的手笔，可惜啊，这牌子应该有一对，单只一个，从收藏价值上就差了许多，再就是右角这朵梨花被磕掉一角，破了品相。还有奇怪之处，是这五朵梨花，要知道，梨，与离同音，谐音不吉，因此在古代玉牌上从没有梨花的图案，所以很多人说这只是一块仿品，但也有人说单从这玉质和雕工也应该是几百年前的精品，意见相左，不一而论。姑娘你要是觉着投缘，不如收了去。”

田思思道：“这块牌子，您是从哪里得来的？”

“说到来历，这块牌子更有意思，是我们夫妻俩那年去泰国清迈旅游，从一个古玩店里收来的。我在店里一眼就认出这是咱中国的玩意儿，正好店主对这块牌子也是看作鸡肋，没花什么钱就收了来……”

正好田思思身后老板娘上来，听到这儿，狠狠瞪了店主一眼，接口道：“怎么没花什么钱？当时一共打包收了好几样东西，合着每样也不便宜呢。”

“不是……”店主顺口道，突然看见老婆炯炯目光，顿时反应过来，改口道：“具体多少钱我的确记不清了，不过这块嘛……”

“这块可是孤品，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古董生意，还真没见过跟这类似的。妹妹我觉着它跟你有缘又般配，如果配个吊绳，挂在衣服外面……”其实这块玉牌老板娘早就忘个精光了，说完这么多才认真地看了一眼，忽然发现原来是块残品，顿时后悔自己方才的插嘴，心想哪会有年轻女孩愿意戴块残牌啊？正想着怎么继续圆场，田思思道：“这块牌子能给我吗？”

夫妻俩同时看着她，田思思反应过来，道：“请问要多少钱？”

田思思将这块古怪的玉牌带回家，揣摩了一整天，虽然对所谓玉质、雕工全然懵懂，但却能感觉到自己与玉牌之间强烈的缘分，不知为什么，她觉着这块玉牌本来就属于自己，甚至，它就是自己。她能感受到它的体温、它的心跳、它的情绪，仿佛有一条跨越生命与非生命、时间与空间的线索，将自己与玉牌密不可分地系在一起，融为一体。今晚，竟没有梦，田思思却能感受到枕下的玉牌始终不断发射着强烈的意念，这个意念将田思思的心灵牵向一个遥远的地方，这意念如此强烈，完全不受她意志的控制，以至于田思思第二天早晨一睁眼，立即决定去泰国探寻玉牌的来历。

几天后，田思思置身于清迈的街头。下了飞机，田思思直奔一个古玩店。

这是一间大约有三十平米的店面，陈列着各种怪模怪样的古董，门铃叮咚，店主的目光从手中一块佛牌上扬起来，和蔼地看着眼前这小姑娘。从海州古玩店主嘴里得知，这位老人是华裔，年近七旬，可以用中文交流，于是直接用中文开门见山

道：“请您看一下，这块牌子是从您这里卖出去的吗？”

老人拿过去细细端详，微笑点头道：“是啊，它和你一样漂亮。”

田思思说声谢谢，又问它的来历。

老人仔细回忆，对于这块中国玉牌，老人印象较深。当时是一个泰国青年拿着它过来，老人发现是残废品，一开始不想收，但又不舍其精湛雕工，想到近年到清迈的中国人渐多，可能会有人喜欢，因此，才收下了这块中国玉牌，巧的是，收下来没过多久，果然被一个中国人买走了。

“您能联系到那个泰国青年吗？”

“我给您找一下啊，一般而言，我都会留下一个电话的。”老人起身去找出个本子，一边回忆着日期，一边翻查，终于找到了一个电话，是一个叫“巴颂”的人。

找巴颂出奇顺利，电话只响了一声就接起，泰国英语很普及，田思思直接英语问他在哪儿？巴颂没有半点防备，先说我在拜县，然后才想起来问你是谁？

田思思留了个心眼，只说自己是中国人，想去拜县玩，一个泰国朋友把巴颂介绍给她，说到了拜县可以去找他。巴颂非常高兴，马上说你需要订车订酒店我都帮你联系，欢迎随时过来！

田思思立即背上背包，上了去往拜县的巴士。

清迈通往拜县的山道有名的曲折，据说坐在车后排人的呕吐率超过50%，因此车上每个人都发了一个呕吐袋，车前方还贴着一块极其醒目的提示，意思是如果呕吐到车里的话，请支付一笔不菲的清理费。

运气好，竟坐在第一排，隔壁是一对新西兰的情侣。四月的清迈已经开始热了，田思思只穿着短裤，一双又细又长又白令人着迷的大长腿立即引发了新西兰女孩的赞叹，狠狠把男友的头撇向另一边后，和田思思攀谈起来。田思思和她神侃，约好她下回去中国一定要去海州找自己玩。聊着天，也没觉着晕车，过了著名的二战桥，车上人一眼看见那山寨杰克船长正卖弄风姿，都欢快的喊叫起来。

拜县果然美如画卷，一朵朵棉花云悠闲地游荡在蓝天中，映照下方的田野农庄，田思思几乎看醉了，突然有一种永远留下来的冲动。

拜县的车站在一个狭窄的路边，满街都是游客，田思思早把自己的照片发给巴颂，人一下车，早已为照片倾倒的巴颂看到比照片还漂亮的真人，心如澎湃，大叫着冲到田思思面前。

田思思笑着和他握手，巴颂说，你想要什么样的酒店？是树屋还是带泳池的，我带你去。田思思说不急，手指马路对面一个咖啡店说，咱们先去喝杯咖啡。

田思思吸着冰水，和巴颂漫无目的地聊着，感觉关系已经很近了，轻松地将玉

牌拿出来，一脸轻松地问：“我刚在清迈买了块玉牌，听店主说是你卖给他的？”

巴颂看着那块玉牌，想了几想，终于想起来，点头茫然看着田思思。

田思思笑道：“没关系，我只是好奇，想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

“你……什么意思？”

“没有了，是那个店主老爷爷告诉我你电话的，我只是想……”

巴颂脸色有些变，开始摇头，“这不是我的，我不知道，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知道是你……”田思思不知道他在怕什么，刚想继续询问，却见巴颂竟然站起身，转身而去，嘴里嘟囔着：“我不知道。”

“喂……”田思思诧异极了，扔下一百铢纸币也起身跟着他。

巴颂越走越快，见田思思跟来，竟快跑起来。田思思大喊着你别跑啊顺手把玉牌往脖子上一挂，也快跑起来，她背着一个沉甸甸的行囊跑不快，但街上人多，巴颂也跑不快，转眼间拐进另一条街，两边都是酒吧，没到营业时间，行人少了许多，巴颂转眼间把差距拉得越来越远，田思思知道如果让巴颂跑掉，就再难探寻玉牌的来历，但力所不及，眼看巴颂的背影越来越远，只恨自己的腿还是不够长！

忽然，黑影一闪，田思思收脚不及，一头扎了上去，只觉着自己冲进一个又硬又软的东西中，紧接着被人一把扶住，定睛一看，却是一个男人扶住自己，刚才原来自己一头竟然扎在了那人的怀里。

田思思不假思索喊一声对不起错开那人就想接着追，耳边却听那人“咦”了一声，自己刚飞起来的身体被一个胳膊生生扯住，动弹不得！

“你干吗呀？！”田思思恼怒极了，眼看着巴颂的背影又转入一个街道消失不见，绝望至极，几乎忍不住哭出声来。

“我问你……”一个低沉的、极富磁性的男低音响起，田思思这才想起自己的胳膊还被这人拽着，还管他磁不磁性，恨不得立马抽他一嘴巴，恶狠狠叫道：“走开。”

喊完这一嗓子，田思思才回过神来，怎么这人也说的是中文？她用力瞪这人一眼，却立时傻眼，这人，怎么竟然跟梦里那张脸有些相似？

年轻，英俊，刚毅，棱角分明，目光如炬，摄人心魄。

那张脸仿佛又浮现在眼前，却渐渐真实生动。田思思被惊呆了，我是大白天见了鬼吗？还是昏过去又回到了梦里？

恍惚间，她看见那人竟抬起一只手，伸向了自己胸脯！

刚下意识地挡，却发现那人伸手去抓的竟然是自己挂在胸前的玉牌！

“我问你，这玉牌是从哪儿来的？”那人问。

“我问你，你到底是人还是鬼？”田思思惊悚地喊，心想自己是不是疯了？从做那个古怪的梦时其实已经疯了，对，应该是臆想症！精神分裂的早期症状！

“喂，”那人看田思思目光散乱，似乎即将丧失理智，扔下玉牌用双手扶着她肩头摇晃了几下，“我再问你一次，这玉牌到底从哪儿来的？”

田思思被他晃了几下，清醒过来，抬头看看天，蓝天下，正好一朵洁白的棉花云优哉游哉飘过，这明明就是拜县啊，梦里的人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田思思狠命盯着眼前这张颠倒女生的脸，要在平时，早就想入非非了，但现在却只有恨，没好气地说：“我正要追查玉牌的来历，却被你拦住了。”

“哦？”那人一怔，半信半疑道：“是真的？”

田思思逐渐恢复正常，见那人始终盯着玉牌看，灵机一闪，问道：“你知道玉牌的来历吗？”

“知道。”

“什么？”

“我的。”

“什么？”

“这块玉牌，就是我的。”那人一脸平静，“我倒要问问，你从哪儿弄来的？”

“你的？”田思思不可思议地看着他，感觉自己又开始做梦了，赶紧摇摇脑袋，追问一句：“这明明是我刚从中国买的，怎么会变成你的了？”说完这句话，田思思突然一阵心虚，自己不就是一路来查找玉牌来历的吗？这么说玉牌的主人是他的概率应该是很大的！想到这儿，不禁抬头看着他，才发现这男子个子挺高，简单的一件纯黑T恤，衬托着几乎完美的身材。男子也正低头看着她，田思思忽然感觉脸红了，微微将脸偏向一侧，听到男子轻声说：“跟我来，我证明给你看。”

男子带着她径直走进路边一家酒店，原来他刚才就是从这儿出门，却被田思思一脑袋撞在怀里。进酒店大门，田思思顿时有些吃惊，豁然出现的竟是一个典型的中式园林，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假山修竹一应俱全，中间围着一个泳池，园林面积足有七八亩地，园林尽头是一幢大约有一百多个客房的四层楼，园林两边各错落着四套独栋别墅，不过建筑却都是现代简约风格的，纯白色的建筑与中式园林相映相衬，中西合璧，浑然天成。男子一直带她到最里面一幢别墅前，自己打开门请她进去，里面一看就不是酒店而是住家。田思思问道：“这是你家？”

男子点头道：“酒店是我的，留了这幢房子自住，你等我一下。”说完从楼梯上去，田思思独坐在沙发上，才感觉刚才一通狂奔，自己的衣服都湿透了，此刻贴在背上，在空调房间里感觉特别冰凉潮湿。想到自己这么一副大汗淋漓的狼狈模样，

田思思忙拿出手机当作镜子整理了一下散乱的发型。

少顷，男子下来，将手里一个小塑料包打开，轻轻往茶几上倒了几粒小东西出来，田思思一看就明白了，这些小颗粒，就是玉牌上缺的那个角！

田思思心里咒骂：“这见鬼的邪恶的无耻的会玩托梦把戏的玉牌，骗了我几千里，原来只是为了让我送回它的主人！”真想一把将它摔个粉碎，却突然又是一阵莫名的伤心，感觉即将要送出的，真的是自己的生命，刹那间，不知怎的就泪如雨下，哽咽道：“能不能……让我留下来……”

美丽女孩的眼泪，具有巨大的神奇魔力，那男子的心瞬间融化，蹲在她面前，柔声道：“这块玉牌，对我非常重要。”

“对我也是啊。”田思思无法抑制泪水，“我就是为了它才来泰国的，我感觉，它是我的生命……”

男子不知该怎么办，一句话也说不出，待了半晌，见田思思的抽泣逐渐减弱，开口道：“小姑娘……”

田思思瞬间破涕为笑道：“去死啊，你这么年轻，就敢叫我小姑娘？”

这女孩瞬间的情绪变化让男子反而不知所措，张口结舌，连刚才自己想说什么都忘了个精光。田思思看他的呆样更加高兴，刚得意地笑，却又看见手里的玉牌，顿时眼泪又下来了，笑意却仍残留在嘴角。

男子彻底凌乱，田思思再这么哭笑几次，估计他也会疯，蹲在地上，竟完全呆住。

田思思突见男子半天不动，低头一看，见他眼神木讷，定定出神。再一想，不由满脸通红，他目光所在，恰是自己光光的大长腿！田思思又羞又恼，大喝一声：“你往哪儿看呢？”

男子被她一喝，也反应过来，忙不迭站起身，嘴里诺诺道：“我不是……”

见他一副逆来顺受的受气模样，田思思心头大乐，心想我所幸把你弄疯，然后拿了玉牌逃跑，但转念一想短时间内把人弄疯应该是一件很专业的事情，自己万万没有这个能力，还是假装楚楚可怜比较适合自己一些，于是坐起身来，清清嗓子，道：“小伙子……”

男子立即笑了，那迷人的笑容，让田思思顿时心头也一阵凌乱，定定心神，假装严肃道：“这块玉牌是我用钱买的，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它的所有权是我的了。”

男子也有些急，道：“可这是赃物，我早就报过警，你可以去查。”

“赃物？”田思思大奇。

男子点点头，道：“我叫帕。”

“五？”田思思笑道，她只会一点泰语，知道泰语里帕是五的意思。

男子点点头，继续认真地说：“我家是华裔，许多年前就来拜县定居，我是家里独子，这个酒店，还有郊区一个农场，是我们家的祖产。我今年二十六岁，前年刚从清迈大学法律专业本科毕业。”

看着帕一本正经跟自己汇报家世，田思思知道这是个质朴本分的青年，看来保住玉牌是大有希望的，顿时轻松，乐呵呵看着帕，感觉自己是个女王，帕变成个小太监，自己说：小五子，过来给朕捶捶腿捏捏脚。小五子噙了一声跪在面前，开始伺候自己。然后自己一脚把他踢飞，说，滚远点，离玉牌远远的。于是小五子乖乖的在地上一路滚得远远的再也看不见……

帕哪里知道田思思的青天白日梦，眼见她眼角浮现古怪的笑意，却也没有在意，继续说道：“这块玉牌是祖上留下来的传家宝，父亲跟我说是绝对不能损毁丢弃的，要把它当作自己的生命。”

听到生命两字，田思思一怔，心绪回到帕的讲述中。

“大概四年以前，我大学还没毕业，暑假有一天坐在前台帮着照看，手里拿着玉牌把玩，接待员带客人去后面看房，这时电话响了，我顺手把玉牌放在电话旁，拿起电话接听，又低头记下预订房间的客人电话，刚放下电话，突然发现玉牌不见了。一个背影闪出门外。我急忙追出去，看到一人慌不择路，于是大喊着追赶，谁知那人跑得很快，我根本追不上，眼睁睁看着他拐进一条小道，手里的玉牌在墙上磕了一下后，再也消失不见。我原路返回，把磕掉的这个角捡了回来，谢天谢地，今天竟然让我遇见你，没想到玉牌就这么回来了。”

“回来了？谁说回来了？”田思思心里没好气地说，问道：“刚才你拦住我的时候，知道我正在干吗？”

“不知道啊，只看见你在跑，是要赶车吗？”

田思思白他一眼，咬牙道：“追贼。”

“贼？”

“就是偷我玉牌的贼。”田思思故意把“我”字说得很重，她突然后悔没有悄悄把这句话录下来，如果帕没有对这个“我”字进行反驳，从法律上讲，就算是认可自己对玉牌的所有权。

帕哪儿知道她此刻心里正打着鬼主意，根本没在意那个“我”，大声问道：“你怎么会追贼？”

田思思于是把自己寻梦的故事讲述一遍，讲着讲着，不由动了真情，又抽泣起来，帕手足无措，又是递纸巾，又是陪着她叹气，就差跟着田思思一起哭了。

田思思见气氛培养得差不多了，幽幽道：“所以说，这块玉牌，我是一定要带走的，你若是喜欢，以后可以经常让你看看。”

“不行。”提到玉牌，帕坚决极了，毫无回旋余地。

田思思登时也急了，心想总不能让我白哭啊。大声叫道：“我是在中国合法买的，你若要说是赃物，在中国报警才算数。”说完站起来就往外走。

帕也急了，想拉住她又觉得失礼，索性跳过去堵在门口，两人瞪着眼睛，互不相让。

“好啊，哼哼……”田思思气道：“想打劫吗？”

“不是，”帕连连摇头，哀求道，“小姑娘……”

“我叫田思思。”

“好吧，田小姐，我……都是我不好。”说完这句话，帕心想我到底是哪里不好了呀？田思思却得理不饶人，说“你再不让我出去，就是非法拘禁，你是学法律的，难道不知道吗？”

帕感觉头大，但好不容易见到玉牌，怎能再次眼睁睁看它消失，脖子的青筋都憋出来了，急道：“除去这块玉牌，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田思思灵机一动，道：“你说的啊，五马难追？”

“五马难追！”话说出口，帕才反应过来应该是驷马难追，原来这丫头又在拿自己的名字做文章。

“那好。”田思思给他一记绝杀，道：“拿你这酒店交换。”

万万没想到，帕竟认真地想了想，拼命咬牙道：“我父母可能会很生气，但我……应该能做到，这酒店的产权在我名下。”

田思思做梦也想不到帕竟真的会拿这么大一酒店换回玉牌，这酒店，少说也能值个几千万人民币吧！看帕的眼神，竟是如此纯洁，找不到一丝瑕疵，坦诚得让人感动，难道他真会这么做？田思思忽然发自心底的一丝感动，呆呆看着帕不知该说些什么。

“这样……还不行吗？”帕瞳孔放大，眼睛通红，缓缓道：“我其实不知道这块玉牌的价值，但我的家训告诉我，我家的世代都要爱之如生命，没有了它，我们家族的血脉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我……”

田思思静静看着他，突然明白玉牌对帕的意义，要比对自己大得多，她低头看了眼手中的玉牌，默默说一声“再见”，强忍泪水，往帕手里一塞，哽咽道：“保护好它。”低头出门。

帕茫然接过玉牌，看着田思思背影已经快步跑到泳池边上，才反应过来，飞奔

过去，一把拉住田思思，想伸手替她擦泪，却又怕冒犯，呆了几秒，低声道：“酒店，是你的，我去起草转让协议。”

“我不要。”田思思让自己平静下来，认真说：“我只是开玩笑，我想清楚了，玉牌只是想通过我寻找主人，这是个有灵性的玉牌，你一定要好好保管。”说完，田思思又要走。

帕却又一次站在她面前，认真地说：“我说好用酒店换的，我不能违背诺言，你如果不要，我就……”

“怎么，就把玉牌还给我是吗？”田思思破涕而笑，伸手道：“拿来。”

“不是，我，我，我……”帕我了半天，都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多么质朴、诚实的一个男孩，田思思怔怔看着他，不知为什么心中一动，羞涩地低下头，脑海里闪现的，竟然是梦里那个宽厚强健的胸膛……

“我想说的是……玉牌是我的生命，但诚信，同样重要，所以，你如果让我违背承诺，我的生命也会失去价值，所以，请你无论如何，拿走酒店好吗？没关系，我家还有其他产业，我……”

天底下竟然还有求着送人几千万的大傻瓜，这傻瓜是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人吗？不会一切仍在梦中吧？田思思又猛然想起梦里那张熟悉的脸，突然，不由伸手去触碰它……它竟是真实的，不是梦境！田思思手指忽然感觉到温度，才看见自己的手竟然摸在帕脸上，帕正呆呆地看着自己，两人同时红了脸。

田思思在帕的酒店住下。帕挑选了一个能同时看到远山和泳池的房间，每天都带着她踏遍拜县的每个角落，骑着机车带她去看大象，看日出，看瀑布，看炊烟，晚上陪她一起游泳，最后互道晚安分别。梦里的那张脸，竟变成了现实，田思思已经能够确定那就是帕，难道仅仅是玉牌的灵性让自己梦到他的吗？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比如……前世？田思思想到前世这两个字，心中一动，诸多梦境又一一闪现，难道，那些虚无缥缈的影像，竟是前世的记忆？玉牌仿佛有一种穿透时空的神秘魔力，田思思与帕，似乎都能清晰感受到这份前世注定的缘分，今生，或只为了寻找对方而来？

签证要到期了，非走不可。短暂的缠绵，已经将两人的心紧紧交织在一起。帕驾着机车去机场的路上，没有人言语，田思思紧紧抱着帕的后腰，把脸紧贴在他的后背，眼泪浸湿了T恤无数次，心想这个大傻瓜为什么这么傻？明明我什么都能给你可你偏偏这么不懂得主动，就连一个吻都没有，我就要离开你了，难道是等着我先吻你吗？先吻就先吻吧，等下就在机场……

帕在想，思思，你一定要赶快回来，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这样的话，那块玉